

聚焦文学新力量

朱山坡, 1973年出生,广西北流市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儒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四匹马》《中国银行》《灵魂课》《十三个父亲》等。现供职广西文联,为广西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诡谲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

□胡读书

我们很少谈论死亡,而在朱山坡的作品中,最常看到的就是直面死亡的故事。从《我的叔叔于力》《两个棺材匠》到《陪夜的女人》《灵魂课》等,濒死与灵魂的故事一个个地在鬼门关前被著录,仿佛一叶乌篷船在生命的河流上穿梭,时不时被洪流吞噬,把生命经验推演到极致。探寻在最幽暗时刻登场的人性,是朱山坡在写作上一贯的坚持,生猛而神秘,意蕴绵长。

生死“鬼门关”

“鬼门关”地处今广西玉林市北流县西,此地山峦耸立,壁立如削,两峰对峙,形成一道天堑,自古以来是交通要道。这里瘴气滋生,阴晦鬼魅,令人生惧,也是历代统治者流放“逆臣”途经之地,被贬谪的官员壮志难酬“生度鬼门关”,如临生死之界,故徐霞客有言“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现实地理奇观与民间阴曹关卡的叠影相交,赋予鬼门关丰富而沉郁的文学资源。

林白曾说朱山坡与他的人文地理同在“鬼门关以南”,称赞他的作品“读之有趣又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在我们阅读西南边陲作者的作品时,或多或少怀揣一种对于蛮荒的生死书写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朱山坡的小说中往往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特别是其中关于生死与鬼魂的篇目,数量很多而且蕴含着残酷感。关于死亡与临终关怀的故事是朱山坡反复书写的内容,如《灵魂课》《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捕蝉记》《导演》等,陪夜、殡葬、饥荒、死刑、疾病等形态各异的生离死别中,甚至也不乏诡谲的魑魅魍魉。对于素来缺乏死亡教育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陌生感和神秘感,特别是当小说的基底建构于超验的民间传说或者信仰之上。例如“井水可以照见灵魂”(《灵魂课》),“过了八十岁的人都能隐隐约约地预知到自己行将来临的死期”(《跟范宏大告别》),朱山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不是身患绝症就是将行将就木,或者是已经眼通阴阳,文中的极端经验会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看似同代人的生命时,转变为旁观者的姿态,如《麦克白》里血红森林中的鬼魂与如潜意识般存在的胡子女巫,看着人来人往,看着有些魂魄无主,有些人活着却如行尸走肉,而有些鬼魂则自在人间。宿命感随着生命的流逝显现出来,变成映照命运镜像的寓言故事。作品里的大多数将死之人都有着各自的执著,纵然生命尾端的腥臭已经扑鼻而来,但他们的各持顽拗仍透着一股诗意的情怀,哭笑不得尔后感到的一种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

生死有期,这位穿梭于“鬼门关”内外的作家,带着这方水土孕育而成的生猛,一个接一个

地划去瘴气弥漫的生死簿上深深浅浅的名字。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生命消殒,死亡在诸多故事中即便稀松平常至此,也依然会成为人物隐秘多年的至要症结。藏匿在民间的故事正是由这些生死关联起来,生命中的荣光与罪恶,在沙石俱下的日常生活中一并藏纳,等待着作家和读者共同挖掘。

说不尽的父亲

短篇小说集《十三个父亲》书写了13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无论是《爸爸,我们去哪里》《把世界分成两半》《捕蝉记》《牛骨汤》还是《骑手的最后一战》,每一个“父亲”的形象各异:他会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失措,会对路上遇到的女人暧昧不明,他会在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展现出少年式的倔强……《单筒望远镜》《灵魂课》《鸟失踪》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也各不相同,或残酷、或荒诞、或无奈。在朱山坡的笔下,父亲与母亲都不再是传统叙述中的伟岸如山、慈爱可靠。相反,他们有弱点、有罪孽、有欲望,无论是在饥荒中挣扎还是从牢狱中解脱的父亲,都一一被打回原形,在人生场中四处游荡沉浮,时而无稽时而绝望,不时地显现无力感与宿命感。所谓长者,回归到自身的年纪也是一个新人,并不会因为过往经验的积累而必然有应对现实的底气。当然,采用子辈的视角去观察父辈的世界也是一种策略,朱山坡描绘的世界往往是蛮荒之地,物资稀缺、饥荒饿殍或者罪孽深重乃至人性相残,本应给孩子提供更多指引的父亲同生在生存线的挣扎中,并没有高出任何人一筹,在濒死边缘只剩下人性的挣扎。

在这样一种对父辈并非“背影”式的书写中,朱山坡时不时地把人物推到生存线的边缘,尽可能把人性、本能、应激的状态放大到极致。比如在《骑手的最后一战》和《陪夜的女人》中,两位父亲都是垂死挣扎的形象,临死前为了渐渐成为本能的挂念,用尽最后的气力,烟消云散。人之将死,放不下的终究还是源自本心多年的念想,或意气风发,或情爱缠绵。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利用辈分称谓来强化长幼尊卑,而是旨在推翻固有对亲缘关系的美化,从而拨开这层长辈的遮罩,将他们放置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中,不乏诗意地书写人的欲望、人的宿命、人的生死,看于帆过境,泛不系之舟,自主沉浮。

诗意的乌篷船

关于朱山坡小说彰显出的乡土情怀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也好,作为乡土文学的灵魂捕手也罢,擅长写人物,特别是擅



广西沉郁鬼魅的水土滋养了朱山坡以及他的文学领地,他饱满的笔锋力透生死,看穿人鬼,众生飘荡、流转、沉浮于鬼门关内外,复杂的人性在民俗与信仰的文化背景上编织成形,汇成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

长搭建一个有丰富层次的民间叙述空间的人物关系网,始终是他作品的特色。而在地缘上,作家笔下的地名往往由几片水域串联起来(如惠江之于青梅镇、慧江之于凤庄,或者雁湖与西湖等等),而让人往来穿梭于不同土地的交通工具就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乌篷船。乌篷船与女人,似乎成为朱山坡几部短篇小说中的必要装置,令人难忘。

与周作人娓娓道来的那个满怀闲适与乡愁的乌篷船有所不同,朱山坡的乌篷船在地缘特色之外,还有对传统的回望。在《回头客》中,船是浦庄联通外部的重要桥梁,也是陌生男人认为浦庄“人人有份的家具”,没有船,就看不到湖对岸的世界。《陪夜的女人》中不断续写的马达声把女人逆流而上送到了凤庄,几乎已经没人再选择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交通工具了,但这个女人坚持用古色古香的乌篷船,送了老人最后一程,而自己也将最终消失在河面的迷雾之中。在今天,火车早已可以把人更快地送到更远的地方,铁轨与火车象征着都市与现代文明,勾连着大都市,火车拉来的也都是“大城市”。而人迹荒凉的水路上,一个女人撑着船,消失在江心,这个画面仿佛一首诗,整个故事也非常具有诗意。无独有偶,《回头客》中的父亲和马自珍两人在湖面自绝时都毫无悔意地撑着破船,最终都沉溺在湖心……《爸爸,我们去哪里》中

父亲和“我”一起望着错过的女人站在船尾消失在江心,与《陪夜的女人》最后的一幕多有暗合。一叶扁舟在河流中摆渡,出人生死,最终被生命的洪流吞噬,想必这幅画面在作家心中早有图景,而诗人出身的朱山坡往往会在小说结尾留下一个令人反复玩味的画面,或是精巧地设置一个打开悬念的机关。后者在他看来是一个技巧的掌握,并不困难。而前者则会成为朱山坡有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一个重点特点。

朱山坡的写作格局开阔,看似站稳西南边陲的小镇、乡村,只为故乡的民间人物立传著书,实际上他的故事中并不指涉个人经验,而是任由想象恣肆,同时以诗意的、悲悯的关怀去描绘贫瘠的、荒诞的现世。从中短篇的铺排,包括其长篇如《儒夫传》《风暴预警期》的设置来看,朱山坡是一个有壮志的作家,他也不讳言自己受到余华、苏童等作家的影响,似乎他笔下的一众闾姓平民、米庄或高州,也在慢慢变成属于他的文学领地。

曹禹在《原野》开篇曾写道“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广西沉郁鬼魅的水土滋养了朱山坡以及他的文学领地,他饱满的笔锋力透生死,看穿人鬼,众生飘荡、流转、沉浮于鬼门关内外,复杂的人性在民俗与信仰的文化背景上编织成形,汇成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

创作谈

我生长在南方以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北方在哪里。在我的想象里,北方意味着雄浑、辽阔、古老、强悍和摧枯拉朽。我一直仰望着北方。小时候,我们村里人都认为,但凡不说粤语的地方都是北方。他们对说普通话的人充满了轻视和排斥,像原始部落对待外来文明。后来从事写作才发现,我的思维方式全是粤语的说话逻辑,每写一句话都得把它“转换”成普通话,得用“北方”的词汇替换更为准确生动的方言。此时我才理解村里人排斥普通话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远不止于此。因此,我觉得像我这种狭隘的南方人的文学创作是以放弃语言的差异性为代价的。当然,哪一个作家不是这样?只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不仅如此。北方犹如深邃的夜空,仰视久了,自己竟被吸食、吞噬,让我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更多的“差异性”,希望变得跟“北方”一样。这让我警醒。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如果我未曾见识过北方,就不知道南方有多好。第一次去北方是冬天,我透过火车站窗口看到了辽阔的原野,被苍凉、旷远和寂寥的大地吓懵了。所有的草和树木都是枯死的,成群结队的乌鸦、苍鹰在空中寻找腐肉……我的心很阴晦,对北方人产生同情和怜悯。从北方回来,一下飞机,眼前一片绿色,生机勃勃,阳光和空气都好得无可挑剔,好像看得见那些草木正在生长,听得见鸟兽飞翔和奔跑喘息的声音,连泥土和石头都在迅速地发育繁殖,几乎看不到枯枝败叶,看不到更替、颓废和衰亡。我的心情一下子便明亮起来:这才是文学生长发育的地方,离开此地,连最顽强的文字都会枯亡。但随着我对北方更多的深入了解,发现真实的北方虽然与我想象中的北方不一样,但它的雄浑、辽阔、古老、强悍和摧枯拉朽是真的。我也喜欢上了北方,羡慕北方作家,有时候也希望到北方生活,将北方融化在我的身体里,用北方的腔调写作,把自己变成面目模糊的“全国性”作家。但我清醒地知道,这是徒劳的。有些东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隐藏在基因里的,无论怎么努力,我也变不成一个地道的北方人。我也没有必要将自己折腾成“全国性”作家。我争取把普通话说得更好一些,语言“转换”中尽量保留更多纯粹的“南方表达方式”,以此向北方致敬。

是的,此时我想到了一个词:坚守。随着交汇融合加深,南北差异越来越小。南方正在消失。但“南方”是不会彻底消失的。在文学的版图上,南方将依然是南方。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坚持“在南方写作”。我将乐此不疲地把残存在血液里的南方基因植入我的作品里,让它们繁殖、扩散、裂变,让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一棵树、一根草、一滴水、一只鸟、一头小兽,映入你的眼帘,撞击你的心灵,让你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哦,这是南方!”

在南方写作

□朱山坡

■新作快评 宋小词中篇小说《祝你好运》,《芒种》2018年第2期

艰难中的温暖与悲悯

□连丽梅

在“80后”女作家中,宋小词一向以关注底层、叙事沉稳著称。她对普通人遭遇的苦难有着切近的疼痛和体恤。在她颇为凝练锋利的笔触下,那些大街小巷里发出的阵阵叫卖声,废墟与闹市中发出的轰鸣机器声,严丝合缝地充斥着城市或乡村生活的角角落落。《祝你好运》同样把镜头推进底层的日常生活,在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各种惨烈的较量与考验面前,人性的撕裂称得上惊心动魄。

小说讲述了来自底层的女主人公伍彩虹与其舅舅(雷体仁)、丈夫(何志平)、母亲、以及“我”(晶莹)之间的故事。伍彩虹的一生困在了混沌里,爱与恨的纠葛,充满了她破败灰颓的生活与境遇当中,仿佛世间所有的悲哀都向着她一个人而来,又顺带着将她周遭的人物搅动一遍,留下无数焦灼与挣扎的背影。

伍彩虹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当她放弃读书,被舅舅从乡下带到城市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如同一棵野草,随着命运的凛冽寒风肆意飘摇,在不断的打击与伤害面前,她心力交瘁,屈服在接踵而至的诸多失望与绝望之中。她的名字和灰暗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令人无比心酸的笑话。

《祝你好运》整体语调是轻松的,这种看似平和的叙事水面之

下,涌动着生活的惊涛骇浪。小说建构了一个藏污纳垢、污泥浊水的底层空间,个体命运史在疯癫、残疾、犯罪、性等混乱的话语链条中,充斥着无休止的诉说、突然而至的失踪、浑浑噩噩的焦虑和得过且过的虚妄。

宋小词所描绘的底层生活,无论是放在城乡差异的大背景下,还是城市中不同阶层的处境中,都不乏令人忧心的疑虑,就像伍彩虹烂泥一样的人生和那口闪闪发亮的皇后锅。在社会总链条上,底层的求生者往往渴望通过偶然性事件打破封闭的规定性,而重建一种合乎自身欲求的新秩序。在这篇小说中,小饭馆、出租车、皇后锅、房子,甚至孩子都是中介物,都是伍彩虹向命运讨价还价的筹码。当读者按照故事推演的逻辑,不断在脑海中勾勒出底层生活的画面,伍彩虹的遭遇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共鸣。宋小词一开始就将伍彩虹封印在了一个无望的底层世界中,当逐渐清晰的人物图谱贯穿到整个伍彩虹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大概不会去感慨命运的不公平和过分荒诞,反而不期然地察觉出了某种必然性与普遍性。

其次,宋小词把伍彩虹的故事设定在一个底层沦陷的主题之中,在人道主义同情之外,多了一个内部审视和社会反思的视角。伍彩虹出生于一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

庭,后跟随舅舅去了城里,由此开始了步步惊心的人生旅途。命运与现实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人性的幽暗与命运的荒诞,强化了自身的局限性。对于伍彩虹来说,即使努力走下去,也不一定能见到平坦的人生路。但小说结尾处突然出现的那口皇后锅,就像鲁迅小说《药》中那个坟上的花环,是一种叙事上的呼应,也是一种情绪的延展。

小说中的“我”将伍彩虹视为恩人,当恩人有难时,“我”便要出手相助,哪怕是微小的帮助,也是将人拯救于水火当中。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在锋利的嘲讽和尖锐的批判背后,作者内心有着太多对于困顿转向美好的祝愿和期待。“祝你好运”是曾经爱恨纠葛的底层之人发出的祝愿,在历尽人性的罪恶与现实的惨痛之后,轻盈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小说最后一段写成了一个猜想式的追问,巧妙地与前文相契合,将底层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展现出来,最后发出“祝你好运”的祝福之声,作者希望有光照进底层,温暖他们艰辛悲戚的生活。相信宋小词会始终秉持她的悲悯之心,在底层书写和现实关怀的路上走得更高、更远。她对女性心灵的细腻感悟,对社会症结的冷峻揭示,以及对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思,一定会不断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富而独特的阅读体验。

■短评

“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

——读马丽华长篇纪实《青藏光芒》 □王军

继《走过西藏》《青藏苍茫》之后,马丽华又推出了60万字巨著《青藏光芒》。这是一次大幅度的跨界写作,全景式呈现了青藏高原科考研究历程。这是一部厚重的现实题材大书,一部别开生面的科学人文之作,沉浸着对青藏高原的深挚大爱,闪烁着青藏精神的时代光芒,体现出纪实文学的一种新的走向。

纪实文学是一种历史书写,天然地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价值。一般的纪实文学,多采取以线穿珠的联缀法,而《青藏光芒》的谋篇布局颇具匠心,采用了千丝万缕的交织法,织成一幅巨大的五彩锦绣。这部书通篇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以科学探索史为经、以自然演化史为纬。作者借助于“通经断纬”的缜密工艺,勉力构造,结构成篇。

马丽华是诗人,诗人作诗讲究“起承转合”。《青藏光芒》共有16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即第1章“拓荒年代,奠基年代”,描写了1973年以前青藏科考前史、先行者形单影只的时间隧道中走过的拓荒阶段。第二部分是“承”,自第2章“青藏队,我们出发”至第8章“珠穆朗玛登山科考”,描写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自1973年成立至1992年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的经历和成果。第三部分是“转”,自第9章“朝向新的高度再出发”至第15章“为了风雪阳光大高原”,描写了1992年之后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进入“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阶段。这一部分在叙述方式上,从通经(时间)断纬(空间)的“缜密”式,转向大色块织染手法,以再现各学科领域的现在进行时。第四部分是“合”,即第16章,“以

‘第三极环境’计划为标志”,重点叙写了作者数次进藏的直观见闻,包括两次随队去西藏阿里的四大大江河源(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雅鲁藏布江的源头)以及东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现场旁观情况。无限风光在险峰。诚如徐霞客所言,奇难于名山大川。在地球的自转轴两端各有南极和北极,在地球的中低纬地区耸立起“第三极”——青藏高原。在《青藏光芒》中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同海洋和山脉一样,都有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由于自身重量的原因,不可能一味抬升,到达一定高度后必然垮塌。然而具体到细节却又不然: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不再上升;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样的局部地段还在抬升中。在南山首府泽当镇附近一处地层出露中,真正可以做到一只脚踏在欧亚板块,另一只脚踏在印度板块——未来可将那儿作为地质旅游的标地了。全长2000多公里的雅鲁藏布江,与喜马拉雅山结伴而行,是大自然赠予人世间的一份厚礼。青藏高原的时空范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世界。在书中,恐龙研究专家在谈到藏东昌都达马拉山恐石化石时就说,它们在此生存的时间并不很长——2000万年左右——这是相对统治地球长达一亿又几千万年的恐龙家族史而言。

翻开这部著作,与扑面而来的历史感相伴的,是科考队员的奉献精神 and 报国情怀。一部珠峰登山史,牺牲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10。马丽华曾采访过从30多岁到80岁左右的多位亲历者,几代人口述的一手材料,其中不乏“独家旧闻”。比如,有一次沿冈底斯山脉考察,换马不换人,骑马走了一个半个月,一天中翻越两三座雪山的时候也是有的,高山缺氧,连马都不肯前行,就用刀背敲打马屁股。比如,有一次,远看一树葱茏,却长出了粗大的白色枝条,队员们凑近细察,才辨别出竟与一条巨蟒面对面。再比如,气温升高,冰川融化,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势必接踵而至,南北极如是,青藏高原亦如是,队员们勇攀六七千米高度观测冰川、钻取冰芯。此外,经历雪崩、与狼对峙也是队员们常遇到的事情。马丽华在西藏生活27年,生活其中,沉浸其中,并且几次参加科学考察,同青藏队老队长和现任青藏研究首席科学家同车而行。与时代生活同频共振的这种在场性,使得她成为青藏高原、为青藏研究事业树碑立传的绝佳人选。早在刚入藏时期,就赶上科学大发现,写了《西藏正处于发现的年代》,写过诗歌“从当穹湖到当惹雍湖,远远近近四十公里,历史走了上百万年,我只用六十分钟”。此后与青藏科学考察结缘,逐渐揭开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将几代科学家的青藏高原研究成果和科学精神全方位展示给大众。

近年来,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刘斌的《中国之翼——C919大型客机纪事》、陈新的《蛟龙逐梦》等纷纷问世。这些纪实文学容易引起读者关注,但其可读性和艺术性还要进一步加强。同样,《青藏光芒》的科学性、系统性、普及性、文学性俱佳,但是不可讳言,由于卷帙浩繁、跨界交叉,可能会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如果能推出可读性更强的科普简本,相信一定会赢得更多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喜爱。